

一花一世界 数籽看繁花

爱读书看报的养花人吕水洋

□本报记者 牛超 文/图

67岁的吕水洋家住卫东区鸿鹰街道大营村,出身“养花世家”。从郊区年轻的菜农到如今繁花满院,这位爱读报的人将这些花草玩出了名堂。11月16日,记者拜访了吕水洋。

一条不宽的水泥路曲曲弯弯通向略显斑驳的大门,推门进去,是另一番景象——黄的、白的、红的、粉的……一簇簇、一盆盆,盛开的菊花铺满小路两旁,仿佛置身于菊的世界。

“这都是小儿科,好看的在后面。”吕水洋淡淡地说。

一花一树一世界

依墙一排花架上,摆放着多个盆栽,其中一盆为金枝玉叶,直径碗口粗细,青翠欲滴,远看似一位身材婀娜的仙子。

这盆金枝玉叶吕水洋已养了40多年。“当时是别人修剪下来的小枝,有小拇指大小,我拿回来插到盆里,定期施肥、浇水,慢慢养成了‘老桩’。”

旁边三层花架上摆着几十盆枸杞盆景。虬枝盘错的枝干、碧绿的叶子、鲜红的小果,高低不一,造型各异。

吕水洋家世代养花,从小他对花草草就很有感情。“我年轻时,淇河边有很多野生枸杞。”吕水洋说,凡事都应从基础开始,养花也一样,“享受它长大的过程”。

这些枸杞盆景都来自吕水洋从一株野生枸杞剪下的一节小枝。修枝、扦插、倒盆、换土……第一株小苗慢慢长大。他又将修剪下的小枝扦插,几年过去了,枸杞盆景越来越多。在造型方面,他不掰、不扭,而是顺其自然。“花也是有生命的,强行扭动它的枝干,改变它的生长习性,会影响它的寿命。”至于有人为了做盆景上山挖枸杞,他更是坚决反对,认为会破坏生态环境。



吕水洋在修剪盆景

就这样,吕水洋的花种得越来越好,不少人慕名出钱购买,都被他拒绝,“钱够花就行,好花要大家一起欣赏。”

“我哥这人比较钻,干一行就要干

好,我养花都是跟他学的。”吕水洋的弟弟吕水山说。

喜欢读书看报

除了养花,吕水洋还喜读书看报。十多平方米大的书房里,摆着一排书柜,里面有《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各种书籍及一摞摞装订成册的报纸。

“这些都是《平顶山晚报》,我只整理出来一部分,还有好多没来得及整理。”吕水洋说。以前,电视机不普及,想要了解国家大事,只有通过听收音机

和看报纸。

1980年前后,大营村还是城郊菜区,吕水洋高中毕业后回家种菜。为了提高自己的种植技术,他开始订阅农业方面的杂志,后来又订阅了《平顶山日报》。“1994年《平顶山晚报》创刊,我又订了晚报。它更贴近我们老百姓,讲的都是老百姓的事。”

从1994年至今,他年年订晚报。每天的报纸,他都会认真阅读一遍,然后保存下来,一份没卖过。他专门腾出一间空房子放这些报纸。前几年房顶漏水,部分报纸被水浸坏,他心疼了好一阵子。

根据晚报的内容,他将积存的晚报分门别类装订成册:“鹰城记忆”“鹰城地理·人情”“古村乡韵”“历史人物趣闻轶事”“平顶山成长史”“各种案件视点”,闲时翻翻看看。

“我不但自己看,也经常借给别人看,里面刊登的很多东西能让人明理。”吕水洋说,晚报刊登的许多案例都很有教育意义。

早些年,时不时有人来鼓动吕水洋参与高息存款。正是由于经常阅读晚报,他的防骗意识很强,还经常向身边的亲戚、朋友宣传,以防他们上当受骗。“我的一位亲戚特别信这东西,我就拿着这些报道让她看,给她讲。”吕水洋说,他非常喜欢看的还有“鹰城记忆”,“四棚楼、中兴路淇河桥、二矿研石山、文化宫的八角亭……都是很有时代意义的建筑,作为鹰城人,一定要了解它的历史。”

放下锄头拿起笔 一曲坠子显世情

74岁农民张金生写尽人间百态

□本报记者 孙书贤 文/图

60岁时放下锄头拿起笔,郟县渣园乡范寨村农民张金生潜心戏曲创作,先后出版了《鱼塘风波》《民间歌谣集》《岁月印痕》三部著作。11月8日,74岁的张金生将自己的50多册书籍捐赠给渣园乡政府、范寨村农家书屋,与乡亲们分享他笔下的世情百态。

历经坎坷不矢志

张金生1948年出生于渣园乡范寨村,因家中贫困,小学毕业后就开始帮父母干农活儿。成家后,他和妻子养育了4个儿女。

尽管生活艰辛,可从小喜爱曲艺的张金生心中总有一团火在燃烧着。十里八乡唱夜戏、请说书戏,白天农活儿再累他也要跑去看;看过戏,听过书,他都会写下观后感;平时得到一本书,更是常常点着煤油灯读到深夜。

近年来,农民的日子越过越好,儿女相继成家立业,张金生的创作欲望更加强烈。他每天都坚持收看《新闻联播》和戏曲节目,一有灵感,就把身边发生的事写成喜闻乐见的河南坠子,和村里的艺人一起传唱。范寨村党支部书记张根志说:“张金生创作的河南坠子在我们这儿可是出了名的!”



张金生展示自己的著作

大器晚成结硕果

2008年张金生过完60岁生日后,儿女说啥也不让他再干农活儿,他有了充裕的时间来写曲了。

他把一名农妇在集会上因参与竞猜上当受骗的事情创作成为河南坠子《李老婆上当》,提醒人们不要贪便宜。作品在当地传唱后引起强烈反响,随后在全市文艺作品评选中获得了二等奖。

他以真人真事作为原始素材,创作了戏曲剧本《三子孝父》,在全市文艺作品评选中荣获一等奖。

“写一部戏得近一个月。白天事情

多坐不下来,只有晚上才能专心写作。”张金生说,为了尽快完稿,他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写作。完稿后拿到县文化馆请那里的老师提意见。就这样,张金生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老爸的精神让我们很感动。作品出来后,我们兄妹几个是第一批读者。听完我们的意见,老爸会对稿件进行认真修改。”张金生的儿子张晓伟说。

10多年来,张金生创作出河南坠子、现代戏、古装戏、小品等体裁的作品100多件,其中有30多件作品在全市文艺作品评选中获奖。

2010年,张金生向从教的朋友赵俊峰、丁红伟学习了电脑打字。儿女们非

常高兴,特意给他买了一台电脑和一部智能手机用。张金生把自己的作品晒在朋友圈里或发在抖音平台上,朋友们纷纷为他点赞。

“金生从人们喜欢的戏曲入手,写尽人间百态、喜怒哀乐。”张金生的好友林书志说。

2021年,张金生的作品集《岁月印痕》和《鱼塘风波》先后出版。

近年来,张金生担心跟不上迅速发展的社会形势,就制订了学习计划,把看电视、读报纸、上网作为学习的大课堂。遇到重大的国内外新闻报道和专家评论,他认真记下来;遇到社会反响大的热点事件,他认真构思,以歌谣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见解。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今年重阳节,张金生的第三部著作《民间歌谣集》顺利出版。该书汇集了他多年来创作的民谣、谜语、歇后语、谚语、幽默小故事等。

“张金生老人的作品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散发着田野里花草的芳香。”渣园乡党委副书记朱艳丹说。

古稀之年的张金生时常保持乐观的态度,他说:“现在与以前相比,真是太幸福了。如今我都74岁了,吃穿不愁,儿女们孝顺有加,我很知足!”目前,张金生正在挖掘发生在范寨村的民间故事,力图用生动的笔触记录这个古老村庄的沧桑历史。